適適齋文集

適適齋文集卷二　　西喻山房集

代州　馮志沂　魯川

書吳佳安人事

安人吳佳參領明祿女歸吾友輯五主事英瑞爲繼室生二女事翁姑接娣姒御僕妾皆有恩禮翕然以賢婦稱咸豐十年八月英法二夷自大沽闖入天津通州遂薄都城二十九日入據安定門城樓九月十二日和議成悉眾去先是輯五之母夫人聞夷兵入城率次婦出居祖塋欲安人從安人曰姑有娣侍左右翁及夫皆在是妾安往脫不幸妾有以自處矣輯五以　國家方以恩信結遠人必無

意外虞朝夕慰解之安人無戚容治家事如平時九月九日夷遣騎數十覘其所謂天主堂者輯五家西單牌樓騎過其門鄰里喧呼曰夷至矣時輯五及其尊人皆以公事出安人則闔戶手刃二女皆死遂自剄嗚呼兩軍相持之際開國門縱敵入而徐與之議和敵騎充斥衢巷而市易如故不發一礮矢史册所未有也賴 宗社之靈議定而兵罷然婦人女子倉卒之頃豈料其若是哉若安人者其於身與世之際爲能審其所當然而不苟於自處者矣輯五狀其事上大吏請 旌於 朝

敘一人而時事俱見揀金截玉之筆無窮憤慨斂歸簡

淨神理彌高文境老成極矣佩極佩極 拯注

琴泉亭記

凡境之見爲可樂者皆有時而窮者也境爲吾所不能至而心想像之則心與境常相引於無窮朝鮮使臣申君少而通籍宮判中樞府事以朝正來京師與余相從爲文字飲相樂也日語余曰吾卜築王城之外有亭曰琴泉具林壑之美子盍爲我記之夫古之記園亭者衆矣琴泉之地余所不能至其花木水石皆目所未見也使余得游其地見其花木水石而取昔人文字所稱道者一一擧似之而其境固有所止矣今第聞琴泉之名而未履其地於數千里之外而想像之則凡昔人文字所已道與其所未道皆

可舉而歸之琴泉而琴泉之勝猶若未止於是也雖然余與申君相見數矣使申君第聞余名而未一見則申君之於余未必不若余之於琴泉也是余為琴泉計則工而自為計則拙也申君笑曰有是哉遂書其言以為琴泉亭記

通幅靈氣一片往來精潔之至神理自超幾於虛室生白晴絲裊空境界頗似柏梘老人中年得意之文恨老人不及見此作也拜倒拜倒　弟拯謹註

無喧亭記

昔裴晉公為唐建中興之業豐功偉烈忠言讜論受知人主及其留守東都乃築綠野之堂與劉白以詩倡和議者謂其晚節浮沉避禍至以此少之夫晉公當蔡寇方張之日首決大計親見同僚斃於賊刃已亦傷墮溝中幸不死然其氣百折而不回卒排衆議親出視師入蔡禽元濟其雄略如是豈至垂暮之年而畏仇士良輩哉蓋以身一日不退則忌之者一日不已故甯託於富貴已極放意自適者之所為示不復有意世事以塞忌者之意而為國家留有用之身此其用意至深而其中要必有不能恝然者也

朝鮮徐君漢山築別業於國城之外名其亭曰無喧將歸老焉而屬中朝人士爲之記余嘗與漢山飲酒半漢山熟視余顧與其友耳語不可辨余固問之不答而索余爲亭記益堅漢山長於余一歲官尚書顧汲汲求退如是如余者何所顧而不去是殆漢山言外意耶雖然余之去與留何足爲輕重漢山以未艾之年處喉舌之任於其國而乃若有不能一日已於退者豈亦有所不得已耶然則漢山雖日抱此志其遂能恝然爲亭中人乎否耶

論晉公極深至筆力精悍收處一筆使全篇盡化爲煙雲心手相得漸近自然文境至此可云至樂 拯注

授經臺記

道光中上元梅先生伯言以古文詞提倡後學一時京朝官如諸暨余小頗桂林朱伯韓新城陳懿叔馬平王定甫諸子時時載酒從先生遊余亦廁其末執後進禮雖未正師弟子之稱而是正文字不少假借世之名師弟子者或不逮也時平定張石州傳亭林潛邱之學與余善先生不喜漢學石州亦不喜八家文先生聞余交石州第默默不置可否石州聞余從先生治古文輒不樂或怒加誚讓然余往來於兩家者如故石州與朝鮮金秋史友善先生亦與朝鮮金臺山以詩文相知嘗見先生所輯詩話取臺山

詩甚夥文集中有書臺山論日本論語訓傳後及書臺山論文後凡二篇極意推許之己酉歲石州殇先生引疾歸金陵辛亥粤西盜起一年陷金陵先生流離遷徙數載乙卯館河帥楊公署中遂卒楊公梓其詩文行世去年賊擾江浦其板又不可問今年晤朝鮮申君言兩金君亦前殇久矣嗚呼士不遇於時退而發憤講明先王之道思垂空文以自表見天不惟厄之於生前而且窮之於身後可悲也夫申君為余言臺山嘗以所為文介使車質先生先生日是深於東坡之文者臺山聞驚歎日吾少時甚喜讀東坡文中無所不涉然不意少所用力卒不可掩也申君又

言臺山有弟子曰金君經臺求先生文集甚殷屬余購之日不可得則子嘗爲金君作授經臺記余與金君雖未相識然梅先生與臺山臭味同遭遇亦略同余與金君師友存殁之感又有同者余能無記乎哉聞金君以詩古文名東國今又名其臺曰授經則必能傳臺山之業或更恢而大之而余於先生殁之再期始效潛邱追師南雷故事爲位而北面焉而人事牽繞不能壹意於學今業不加進頭斑白而齒動搖未知於先生之學終能承其萬一否也余媿金君何其遠哉申君之行也余友洪洞王霞舉將以梅先生文集媵之王固爲石州之學而能兼好先生之文者

也石州殁後壽陽相國梓其遺書工未竟相國引疾歸閭貧甚幾不能自存他日秋史之徒有來求石州之文者恐欲如梅先生集之猶有以應亦不可得也然則後死者之悲其可勝言也耶咸豐十一年二月

往復進退悲慨蒼涼而真氣滿紙使我低徊不能釋𤼵境純而能肆矣　拯注

慈仁寺展禊詩彙敘

慈仁寺亭林先生祠刱自何子貞太史張石州大令甲辰春釋奠之始石州即邀余襄祀事嗣是春秋及先生生日之祭皆與焉己酉子貞以典試出都石州即以是歲殁顧祠之祭主之者有相識不相識而余之至與否視之癸丑余以從軍之太原明年奉諱歸里丁巳再入都謁祠祀於雨韓齋主人與同人葺而新之辛酉秋余又將出都韓齋手一編示余曰慈仁寺展禊詩彙者蓋丙辰四月韓齋集同人祭顧先生祠與者多一時名卿魁儒稱極盛焉是日各有詩紀事韓齋將彙而刻之且曰是會獨無子子其敘

之夫顧祠之祭久矣自韓齋爲之主而有是刻此會遂可以無窮事之顯晦豈不以人耶獨是卷中如伯韓潤臣翰臣青士潁叔叔起仲山頌臣杏農翔雲汀鷺少鶴諸君余皆識之今其人已不能皆存存者或散之四方其居京師者余又將舍之而去山陽魯通甫乙未同年也心儀之數年未得一見聞其老且病未知會合之日今敘是編其亦何以爲懷也咸豐十一年七月

清夷而還 拯注

程玉才先生家傳

粵寇之起蹂躪半天下殘郡縣以十百數將兵之官守土之吏仗節死義者所在有之若夫閭巷之士一命未沾無必死之責又幸不爲賊物色勢亦可以無死而乃懍然於食毛踐土之義甘一瞑如衽席其家之婦女幼穉翕然從之無一人異心者吾得一人焉曰程玉才先生先生諱兆棟玉才其字其先歙人有曰量入者徙揚州爲先生始遷祖以讀書世其家曾祖夢筆國學生考授州同知祖志輅議敘主簿父澤國學生先生幼入儀徵縣學有聲嶷使南城曾公深器之先生顧泊然無所干請中年後屢躓場屋

而文名日翁昶咸豐三年粵寇陷安慶揚州戒嚴時官兵鄉團守備粗具先生歎曰此兒戲耳欲以策干當事不果亡何賊至城陷先生闔戶俟官軍消息數日聞城外戰聲賊之城守者日衆先生召家人曰事不可爲矣死吾分也乃以手書召次婦李於母家以孫德培屬李氏時第四子守謙已爲賊所掠亟揮守謙之弟慶杰使出走已乃齋沐具櫜魚樽酒祀先人具食與家人訣期是夕死家有聾嫗獨是日聞先生言慰解之先生笑紿使去與家人並縊死從死者子慶燕婦張氏鄭氏女一孫一女孫二凡八人次婦李未得即歸聞變不食死守謙在賊中方謀間道走大

軍以先生故未及行是日忽心痛得乘間脫歸先生體脩偉縗解懼不可勝搶攘間慶忠號而入喪乃舉嗚呼士大夫受國命與城存亡進不死賊則退死法然其死也論者猶將與之其視先生己少媿矣若乃衣冠之族不幸陷賊不能自引決甚或甘心爲之用者自先生視之世豈有此人哉守謙又言歸之日赫然入縗繫梁上風慘慘吹衣守謙抱足號尸忽轉面外向其可悲也已其可傳也已事

聞贈䘏如例祀忠義祠

馮志沂曰先生居家以孝友稱事世父如父侍疾二十年如一日女弟寡並其姑與其子女贍養之又急人之急千

金無吝色人以爲特其庸行耳烏知其視闔門死難如饔
飱寢息之必適於節也固未嘗自以爲奇行也

論中補敘所未及法最合收二語緊密

每於起處歎溢得力韓蘇中著議論多精悍廉潔取之

曾王與柏梘文酷似簡淨乃是作家本色 拯注

林封翁壽序 代

國家以經義取士二百年來名公卿魁才碩德之士皆出其中可謂盛哉顧或者謂時文不足以得士欲變科目法行古選舉夫法無久而不弊時文之盛也名家老宿或得人一文概決其終身品詣福澤無爽其弊也則歧人與文而二之又其弊也則並所爲文者而失之誠使得文行合一之士而取之是以科目之名而行選舉之實也奚其弊新會林生青萍予已未典順天試所得士也闈中見其文已灑然異之撤棘來謁乃得生之爲人恂恂篤實士也久之益悉其家世乃知生之文所以能然者由其內行之醕

備而其行之所以克修者蓋皆出於其尊人丹年先生之教也先生之處家也以孝友著稱嘗封翁捐館甫弱冠慮無以奉母則棄儒而賈家以日起奉甘旨潔盤匜怡怡色養數十年如一日撫孤姪如己出里黨無間言其處鄉黨貧必施饑必賑寒士待以舉火者百十家有客某假其貲出行賈折閱千金還其券不復問其尚義若此至於排難解紛使鄉里陰受其福而已不居其名其事尤不可勝數蓋其天性然也青萍嘗爲余言歲甲午族人與鄰鄉約械鬭先生度不可止乃陽謂族曰鬭勝負不可知盍聽彼先至鬭所我徐出應之彼竭我盈必勝之術也衆皆諾則密

使人告敵曰彼族已不敢出盡舍之敵亦信之比族衆出而敵去久矣鬬遂止釁亦遂解族與衆徐乃知先生之爲也則相與尸祝之余謂以此一事觀先生非獨仁也知亦異焉夫天下不患有事患任事者之才不勝事夫至於才不勝事則杯酒可弭也而至於獄訟鞭撻可威也而至於甲兵一方之兵足辦也而蔓延及海內患可勝言哉然則如先生者豈獨其鄉人尸祝之蓋亦天下之人所共歎仰而惜其未盡其施者也今年九月先生之壽七十有五青萍將爲介壽之詞而以屬余余故舉青萍之人之文之源於家訓與先生之德與才之大者而書之使歸質焉以爲

壽

張母吳太恭人壽序

自古士君子砥行立名或不盡食爲善之報而哲母多能教子以成名豈天有厚薄於其間哉婦人處閫闈之中所議不過酒食之事無聲名利祿以爲之勸其孳孳於善蓋近於無所爲而爲之者夫無所爲而爲善者其食報必豐此理之固然者也吾友張君與齡以河間名諸生舉乙卯鄉試官工部員外郎家吾園宗伯視學順天所得士也一日語余曰與齡生十歲而孤吾母撫且教之以至今日與齡每思以吾母四十餘年苦節上之禮部冀得　旌典以答劬勞而吾父見背時母年已逾三十於例稍未合戚黨

成勸減歲以請吾母毅然拒之事遂中止與齡恆惴惴焉懼潛德之弗彰今年爲吾母八十壽親族將製錦以祝子於吾母通家子姓也介壽之文莫如子宜余因是歎太恭人事親之孝教子之嚴持家之勤儉馭下接衆之寬以惠猶恆情所能而獨其識有士大夫所不能及者夫 國家設 旌表之例以勸節孝而美風俗甚盛典也守節於三十年以內與甫過三十者相距不過一二年其情事非甚懸殊也卽不限以年亦未失善善從長之義顧以我 朝重熙累洽二百餘年風教所被人知節義建坊立祠之費皆出有司苟一切旌之而勢將有所不能給其立之限制

蓋有不得已焉者然則過三十而守節者原立法之意固非謂其必不可旌而充人子顯揚無已之心卽少減一二歲以合於格而覬勿與知焉宜亦可也而太恭人力持以爲不可其意以爲吾年苟合於例而故辭之則近於矯激以沽名而人子之心將有大不安者今以例文有是賜詑於年之不合者以自安而陰以遂其爲善無近名之素志向之以減歲請者雖出於愛敬之誠而要未達於太恭人之微意也太恭人年已八𦒿精神强固如五六十歲人諸子皆繫朝籍五孫悉聰慧能讀書且抱曾孫矣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天之所以福之者方未有艾然則　旌典之

不及正所以安太恭人之心而迓後此無窮之福張君其勿以此嗛然於心而誦吾言以爲壽太恭人其亦可賑然而進一觴也

蘊聲詩略序

古今以詩傳者莫不各肖其所歷之境境人人殊故詩亦人人殊境隨時而易故詩之傳閱千古而不窮雖然有學焉有才焉才與學不能副其境卽不能爲詩卽能焉亦如嬰孺之笑啼非不自道其疾痛疴癢而不能以喻諸人惟才學與境副則雖千載而上千載而下讀其詩如立於前而與之語然而有工拙者何也學有淺深才有大小爲之也愚夫愚婦之話家事商賈之書計簿非不明以晰也而無所爲才與學故人不必盡能詩詩不必皆可傳其工且傳者又各視其學與才爲高下才學僅能副乎境則亦止

如粗識文字者之作家書而已凡夫悲愉欣戚之遇一覽其詩輒了然無餘味是其才與學皆囿於境之內雖能傳傳亦不遠方伯運生先生早陟清貴屢奉使乘軺車行萬里中更宦途升沈得失有人情所難堪者最後攝皖撫提偏師守危城以抗百萬狠奔豨突之賊左右多賊閒諜卒能摧其機牙固守三閱月以待援軍事定乃謝病去今讀所刻詩略起庚寅迄壬戌皆和平廣大之音其爲翰林奉使時無異爲諸生時也其爲監司郡守無異爲翰林時也其爲中丞贊軍務處圍城中無異平常時也藉非才與學有餘於境之外曷克至此余學詩三十餘年無所成就讀

先生詩自念平生閱歷之境蓋識量福澤皆相去萬遠不獨才學無能爲役而已因書所見爲之敘

余小頫先生詩序

余童幼喜讀詩竊意古人詩非可學而至也則取近人詩倣之見者謂多似袁簡齋張船山也戊戌春因天津王益之得識余君小頫以所作請正君奮筆塗抹謂無一篇有當於古人且諭之曰子詩近人習氣太重闇露本色乃絕佳盍求之古人乎退取漢魏六朝唐宋詩熟讀之遂焚棄舊作蓋余之學詩自君始後因君識宣城梅先生伯言及桂林朱伯韓馬平王少鶴南豐吳子序諸人文酒過從無虛日然交之密無如吾兩人者嘗與益之飲君家夜半月佳甚三人推案起聯袂步黑窯敞登俗所謂窯臺者據地

箕坐仰視明月大笑叫呼以爲人世無此樂也既又起立環視謂長安十萬家何遽夢夢如是則又仰天大唏泣下沾襟因下臺覓路至陶然亭門闔矣復步而下阻城垣不得前迷失故道披叢葦行陷淖中乃相顧大笑道蔬圃旁守者疑爲盜鳴銃集衆環問欲見拘執告以姓名居址乃已蓋昌黎所謂當時行事多可笑者君長於余十年是時余年二十四五耳甲辰春君出守雅州時事日棘音問遂絕今年春過夷門邏生方伯手一編見示顏曰余小頗遺詩愕問之則言君歿已久遺孤甫三齡依其族二橋先生以居其卒之年月方伯亦不能詳也君詩沈鬱靜細善發

難顯之情寫難狀之景其慓悍如古奇材劍客之士持寸鐵入百萬軍中人馬辟易其操縱變化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其整栗如李臨淮視師壁壘一新余自別君後未嘗廢詩詩境亦屢變所遇之境足以發其抑塞磊落之氣者殆過於君而視君詩之戛戛獨造前無古人殆無一篇足以肩隨其後故知天資所限不可强也詩僅五十首皆在都時作披讀再四追念昔游如旬日前事耳而余之年已遠過君初識余之歲矣嗚呼余別君二十年以遺孤之年計之君歿當不過二三年耳此十餘年中國是民瘼及宦途通塞之感足以起君者何限則君詩之不自收拾散落

遺佚者不知幾十百倍於此猶幸而有此而與君之凶聞俱至意君之靈有默以詔余者悲喜之餘輒假歸手錄副本而以原本歸之方伯並誌其緣起如此同治癸亥二月

吳桐雲詩序

自宋訖今言詩者莫不推杜子美爲大宗顧或疑其詩身禹稷爲不免夸誕又或議其每飯不忘君爲出位者非特不達子美之志亦未知詩之本也吳君桐雲官禁近以薦出佐戎幕前中丞李公希菴及今中丞唐公皆倚之爲左右手君亦樂爲知已用羽書旁午自辰至漏三四下披閱不少休數百里内外列營之所及餉運所經瞭然如指諸掌料敵每奇中方苗逆初陷壽州勢張甚時議務羈縻之以幸旦夕之安獨楚軍正名爲賊訟言誅之中外以是歸功李公不知其議實自桐雲發之也今年佐唐中丞於臨

淮中丞赴蒙城籌善後事而以臨淮軍事委君是時苗逆再就撫己年餘君策其必復叛陰備之中丞過懷遠苗率其眾迎謁甚恭比中丞至蒙城未匝月而變作懷遠潁上並陷時大軍皆從中丞行臨淮兵不滿千人情洶洶譌言日至君不動聲色部勒諸將扼要害多為疑兵飛檄請中丞間道還臨淮賊遂北圍蒙城南再陷壽州而臨淮卒以無恐是役也以孤軍當賊蓄謀猝發之眾十數萬從容整暇以待大軍君之力也余與君別二年得復相見出別後詩見示並讀自作小跋謂時方艱難軍事日棘恐不暇以餘力復為詩余謂君詩根柢性情而緯以時事蓋深有得

於詩之本者今雖不復以餘力爲詩然其志固子美之志也況得所憑藉益出其偉謀碩畫一旦肅淸淮甸還之
朝廷作爲凱歌被金石而薦郊廟其詩格必有進而益上者余當爲君拭目俟之同治癸亥六月

吳桐雲文序

余既爲桐雲詩序桐雲復使序所爲文憶在都時王少鶴樞部以一編見示且附書曰近日爲古文詞者得一異才不可不令吾子見之急展視則桐雲之文少鶴所評隲屢歎爲天才而自以爲弗能及者余讀之愧汗不能自已蓋余與少鶴同受文法於梅先生少鶴功專而力銳余羣吏事又雜好説文聲韻之學以是少鶴所業遂遠過余少鶴評桐雲文嘗矣其自謂弗如疑若稍過實者顧少鶴之文淬厲精潔而出以平夷紆徐時使人得其妙於語言文字之外桐雲則稱心而言踔厲迅發如潮水驟至排山嶽浴

虛空而不見沙礫又如千金駿馬蹻坡注澗馳騁於羊腸蟻垤之途而折旋不失規矩蓋姚惜抱先生所謂有得於陽剛之美者梅先生亦嘗歎爲天資所不近求之並世又未得其人而桐雲之文適近之則少鶴所推挹實出於慕悅之誠非溢美也略以古人相擧似少鶴似歐陽子而桐雲近韓子有識者當能辨之余交少鶴二十年自知文不逮少鶴未敢爲之序也況能序桐雲哉今年至臨淮得盡讀別後文則於人心風俗之積敝兵勢之强弱餉糈之盈絀賊情之虛實皆如燭照數計而一一發之於文蓋文境又一變焉幕府龔君智軒知文而深自韜匿聞余言而私

於桐雲曰吾若能爲文當有以序子夫文章經濟道學之判而不復合也久矣士大夫當承平時周旋臺閣以文雅相尚遇小事變輒縮手撟舌莫能畫一策贊一詞又或薄涉先儒理學之書卽高自標置視天下事爲不足爲有以民生利病之說進者卒目爲近功利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宜乎盜賊蠭起兵事委之椎魯之夫餉事委之貪猾之吏文人學士皆爲高閣無用之物而天下事幾至於不可爲桐雲內行粹美孰精宋五子以來諸家之書又屢贊戎幕習兵事而皆能達之以文是桐雲之文自有其可貴者而派別所自與功力之淺深皆略而不道可也桐雲既遜

謝之又以其言諗余余曰是足以序君之文矣因錄而歸之嗟乎惜抱遠矣許桐雲入都之年實與梅先生相接而惜乎先生之終不及見也悲夫同治癸亥六月

王謙齋詩序

漢人有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余謂非獨治經然也今世之士方童稚時己視富貴利達如飢渴之於飲食而其所挾以求當於世則惟聲調對偶之詩與排比帖括之文而國之休戚民之死生漠不以措意一旦獲所冀出與春秋試之文衡則將以是進退天下士即退居一鄉亦必執此意以別擇其交遊而繩削其子若弟設有以李杜之詩韓歐之文進者彼徒見其與所習者之不類而於憂時感事之作則愈病其有妨於進取反詆以為狂怪不祥固其宜也合肥王君謙齋好學而能詩尤留意當世事顧屢試不

得志於有司數佐軍幙有所計畫輒擯不見用其鄉之人皆目爲風漢謙齋顧益自喜稠人廣坐中遇事可否及官吏賢不肖言侃侃無所回撓聞者或掩耳走謙齋愈益疾言之嗟乎以謙齋之才少斂其芒角而從事於世俗之爲何遽居衆人後然猶幸而不遇不爲世忌嫉第迂笑之而已王生與蓋次公書云方今用世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設謙齋得志於世世所以待之者豈僅空言相詆笑已哉然則謙齋惟益治其詩而勿復與世上下其議論卽詩果至乎古人且不爲世所輕重不惟免於嫉且忌並向之詆笑者亦久而相忘焉吾將

與謙齋相視而笑而各享其千金之敝帚焉其可也

劫餘小錄序

吾友徐君教甫有長殤子曰元叔生十九年而卒卒且十年教甫哀之不能忘裒輯其所爲詩文若干篇爲劫餘小錄復撰次其平生行事爲行略語絕痛讀之輒不能終篇嗟乎人莫不受生於天生而聰明魁桀與椎魯弇陋也若有物焉司之生而富貴壽者與窮賤夭折也又若有物焉司之世遂以士之才而不壽者爲造物所忌是大不然人於瑰異可喜之物既殫才力以致之又幸其摧毀澌滅以爲快雖至愚無是情也苟有所謂造物者雖與人異情當不謬悠顛倒若是然則其生也其卒也皆偶然焉已耳教

甫言元叔殁後數夜歸覲其親每至有聲颯然塊零星空中墮比曉案上筆硯輒易故處吾竊異之吾幼不逮事吾父獨與吾母相依者四十有一年天下之愛我者莫吾母若也然自吾母殁十餘年雖數數見夢寐皆生存時情事未有形聲相接如元叔之於穀甫者豈亦所謂偶然者耶抑穀甫哀念之切精神專壹以致是耶元叔詩多淸峭激楚不類少年人所爲自世人論之必曰是於法宜不壽然吾以爲究亦偶然焉耳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莊周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皆與吾偶然之說有足相發者穀甫之悲其亦可以少已矣夫同治三年春三月

書錢子方墓表後

乙丑夏友人程佰蓴以樞卿錢君子密書至兼寄邵君位西所爲其兄子方墓表屬余書之邵君之文足以傳子方而邵君又自有其可傳者余得附名其末可以無言獨與邵君離合之迹有足感者又所目擊邵君之軼事恐世或不具知也君爲軍機章京時大僚某公以罪被逮　文宗皇帝命軍機大臣與刑部雜治之君與諸章京及諸司同任其事時有陰爲某公地者多舉細故詰問某公方抗辯不可屈君至則探懷出問目以眎之某公瞠不能置荅同列愕眙不知所爲遂罷讞由是衆皆側目君未幾粤事

起方議遣重臣視師君又爲十不可之議白長官請上之格不行旣而師果無功君自是亦不容於中樞求出河工効力而余與君遂自此訣矣君至河工旋被劾罷去賊陷杭州君方家居可隨衆出走而君罵賊死甚烈憶在京時與君飮黃翰林子壽家酒酣論庚子辛丑閒事君與余論不合氣益厲吐音如鐘同坐駭之而吾兩人之驩如故黃君嘗與伯夷書云位西眞鐵人而馮君乃足儷之今君之大節彪炳宇宙遺文存者人爭什襲以爲環寶而余碌碌無所成就並區區之文字亦自覺無能爲役思黃君之言可媿也旣書墓表竟因識其後同治四年七月

竹樓藏書圖記

吾友劉君子重大興舊族也自其上世好蓄書至尊甫寬夫先生及君好尤甚見可喜者值匱乏雖稱貸典質必購之人有得異書爲世不經見者君架上必已有之偶出與較紙本精美必踞其上喜借人觀皮書連棟躡几榻取畀無倦色人亦多君不吝故借者無不歸且速也又多巧思時出己意歛肆工潢治之無金玉錦繡之侈而精雅可愛玩朋好遊書肆見異本力不能致者多樂以告君謂書入他人家不若在君家爲得所也以故君藏書日益富咸豐初寬夫先生守辰州君以書從時兩湖戒嚴不患無兵患

無餉辰州故劇郡俸入稍優先生出己貲募兵勇不以關大吏及司農故楚南蹂躪幾徧郡獨不被兵又以其餘購大姓蔣氏書若干卷未幾以積勞暑濕得末疾遂投劾歸貧無以治裝乃以所攜及新購書合七千餘卷置漵浦舒明經竹坳春雨樓中既歸京師數年念之不能置君乃屬善畫者莊君作是圖以娛先生而屬余記之夫典劇郡數年歸裝惟書而已者世不多覯也乃又以貧故至不能攜歸則先生之為德於楚與楚人之所以思先生者固不在書之存亡也是圖也謂為先生治郡譜留示後人可也

重修廬州府城隍廟記

天下無不好義之民無不愛民之神特患有治民事神之責者無誠意以感通之耳廬郡再陷於賊　今上初元大軍克復凡官民廬舍及祠廟在祀典者埽地俱盡越一年夏旱長洲謝君時爲府經歷愍然憂之請於前太守唐君出已貲卽荒地建城隍廟工甫興澍雨丕降歲獲中稔又次年余承乏茲土夏秋間又旱禱輒應郡士民感謝君義爭出貲任像設綵繪之事視舊規雖不能十一而丹碧煥然洵足以肅觀瞻昭降格焉余嘉謝君憂公事如家事又喜士民共襄善舉而竊冀神之終福我民也於是乎書

敦艮吉齋詩敘

得佳山水有屋數間牁以庇風雨有田若干畝時修其陂堰溝洫備旱潦畜雞豚以供歲時膢臘祭祀有書數十簏足備蒐討又博識能文章時纂輯鄉邦文獻勒成一書以質古人而惠來學暇則出其緒餘自道所得以求有見於後世其樂豈萬鍾千駟可易哉之數者吾友徐君毅甫盡皆嘗有之兵後蕩失俱盡督師相國湘鄉曾公嘗賓之略可不東餒然毅甫嘗言他無足惜獨平生師友文字之未傳刻者既無他本又不能記憶爲可恨耳君自遭亂後詩古文益奇宕纂述之志老而彌篤今年冬道壽州將自陳

於所司援例求按職余竊訝君曰方君壯年不應試不求官其客皖淝鄉公固知君而君不求薦今老矣何乃汲汲於是君顧笑曰士莫恥於干人凡君所謂佳山水與夫田園圖史之奉吾曩者嘗鬻文以獲之今天下日多故吾鬻文之技窮而力耕又數歉且吾嘗有必欲遂之志今老矣鄉邦文獻與吾生平師友懿行嘉言其幸存而就湮者覬焉安得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按官吾分也其賤與抱關擊柝者等而其終歲之入恆倍於下農夫循吾分以爲之計此以往竭二十年之心力蘄之於古雖老而或有得焉然則君曩者所見吾詩古文吾志豈爾耶居

頭之君故人今方伯英公自潁州來謀刻君詩而屬余爲之序余謭陋久荒於吏事不足以序君之詩而君自其少年以詩古文名海內士大夫知君者都能道之余故揭君之言於簡端以著其志而悲其遭云

山水奇藻跋

桑經酈注言地學者宗之今笠尉獨取其詞藻非舍大取細也大抵古人著述凡卓然不朽於世者任後人性之所近皆足以饜其所求而其人之性情嗜好亦因以見焉非若後人著一書止供一書之用而已笠尉久於小官胸中所蓄百不得一試幸所至有佳山水與懷抱相發而一於是編寄之然則笠尉之讀書亦非執前人成說讀一書止獲一書之用者也同治丁卯初春

答倪豹臣書

手教期許殷殷敢不勉爲好官以副厚意惟珂里凋敝極矣元氣索然監司權輕撓之者衆安坐行署困難措手縱使終年巡歷所見亦屬皮毛雖慈子有言任人者逸然旣乏知人之明則任人之不可有甚於不事事者故服官以來未敢信一紳衿之言謗口交騰未必不由於此伏惟吾兄相愛有素矧在維桑自今皖南民事有當興革者吏宜舉劾者豪猾宜誅鋤者願盡情相告無隱儻以弟爲不足與有爲或引嫌自遠則不復敢自通於左右矣某再拜

張大恭人行略附

先妣姓張氏處士諱大昌女其先山西交城人流寓直隸靜海縣先王父官靜海主簿時與處士君友善遂爲婚姻嘉慶十七年壬申年二十一歸我先考贈公於靜海官署越二歲而沂生先後舉兩女子皆殤沂生三歲而先贈公偕先伯父游京師伯母蚤卒遺子女各一太恭人撫之至成立迨先贈公歿京師沂方十齡先王父年七十矣太恭人問安視膳數十年如一日先王父安之若不知喪子之戚也課沂讀書嚴每自塾歸問所業進則喜聞受朴必益朴之先王父嘗詔沂曰吾不能教汝取科第爲汝母取

封誥是吾負我賢婦也先王父歿後里居未嘗嗇婢嫗沂舉進士官京師太恭人布素蔬食如曩時　今上初元以覃恩封太恭人太恭人簡默寡言笑未嘗以聲色加人雖居貧約遇急難無不周親串家有孤女不容於其慈母夫家又貧太恭人養為己女閱歲乃嫁之大姊適吳氏而寡即所撫伯父女也居京師貧甚太恭人為嫁女娶婦舉其姑之喪咸豐三年沂以薦赴山西軍營經歲歸山西官紳皆得保薦遷秩獨沂不與太恭人書曰吾不意復見汝然汝家先世為官者卒不解媚上官吾懼汝以他道得優擢羞先人今若此吾死瞑目矣沂退而私討其言不祥太

恭人舊有嗽上氣疾每作得藥三五劑輒愈咸豐四年十二月十日疾復作然不若往歲之劇服藥亦微效至十二日起居盥櫛如平時午後忽若睡去呼不應進藥及水皆搖首卻之二更後息漸微將曙遂卒終無一言哀哉沂之在山西也親串來慰問太恭人曰兒能爲 國宣力甚善吾不念彼也一日謂婦曰吾每至日暮時輒惘惘如有所失何也嗚呼沂從軍一年無尺寸建立徒使吾母至此自今以往有生之年皆不可爲人之日也哀哉咸豐八年三月孤志沂謹述

麟初入都即耳曾川名議者斷斷多以狂怪目之嗣於劉蕉坡姻丈座上始一接其言論風采心嚮往之顧自慙謭陋疑沮未敢與親也咸豐丁巳秋余改官比部明年曾川服闋來都猶同曹司昕夕與共案牘相得甚懽久益親暱乃不見其怪且亦未見其狂也遂訂為忘年交簿領之暇過從談讌幾無虛日辛酉春曾川出守盧州旋觀察皖南攝臯篆其間屢佐戎幕東西奔馳倥傯不遑而與余筆札往來無少間同治丁卯春忽以其先德封誥事屬余遣使頻至書辭異曏昔余竊訝其不祥未幾而曾川之訃至矣嗟乎以曾川之資與學儻天假之年其建樹正未可量豈

僅以文辭見哉而遂止於斯微獨非習川之志抑豈吾曹所望於習川者哉雖然其文辭之可見者早已膾炙人口相爭什襲而習川與以不朽矣名山之業何遽不逮名世且以視秉持節鉞烜赫一時而寞焉無傳者又何如乎第不知後之讀其文者亦以狂怪目之否耶今年冬余爲校刻適適齋文集既竣乃並皖中所刻微尙齋詩續集亦重刻之與辛酉秋研秋弟所刻初集都爲八卷緣其齋額之舊曰西喻山房集以總之剞劂告成因書數語於後時同治八年冬十一月也洪洞董麟幷識

附

過習川故居用集中哭石洲韻

不復過西州經年忘童僕醉來驚腹痛夢醒停車哭所貴
天小人報施能免酷君才十倍我餘事優判獄五十遽彫
喪斯文將安屬憶昔相過從十朝恆五六門闕猶如昨話
別惜太促君壯我少年離羣交益篤皖江路三千郵使日
相續寅卯冬春交伻來訝頻速書語近不祥憂疑歎仰屋
果未逾半載訛言竟荼毒夢中似告我君歿前數日余忽夢君立榻前顏色異常似有所語急起詢之遂寤月餘訃至計日正相符也機已先期觸玉樹早風摧與
我共煢獨不識彼蒼心何爲空化育刑官苦無後此咎儻
可贖遠遺雙瓊瑤多岐空怨牧君託皖中寮屬入都者攜書並瑪瑙鼻煙壺二具抵余云以一遺余其一屬爲付工修治書至而物杳然書蓋絕筆也猶餘手書新哽咽忍再

讀惻惻失良友悠悠過誰勗百年亦轉瞬敢怪遊秉燭

洪洞董麟雲舫甫初稾